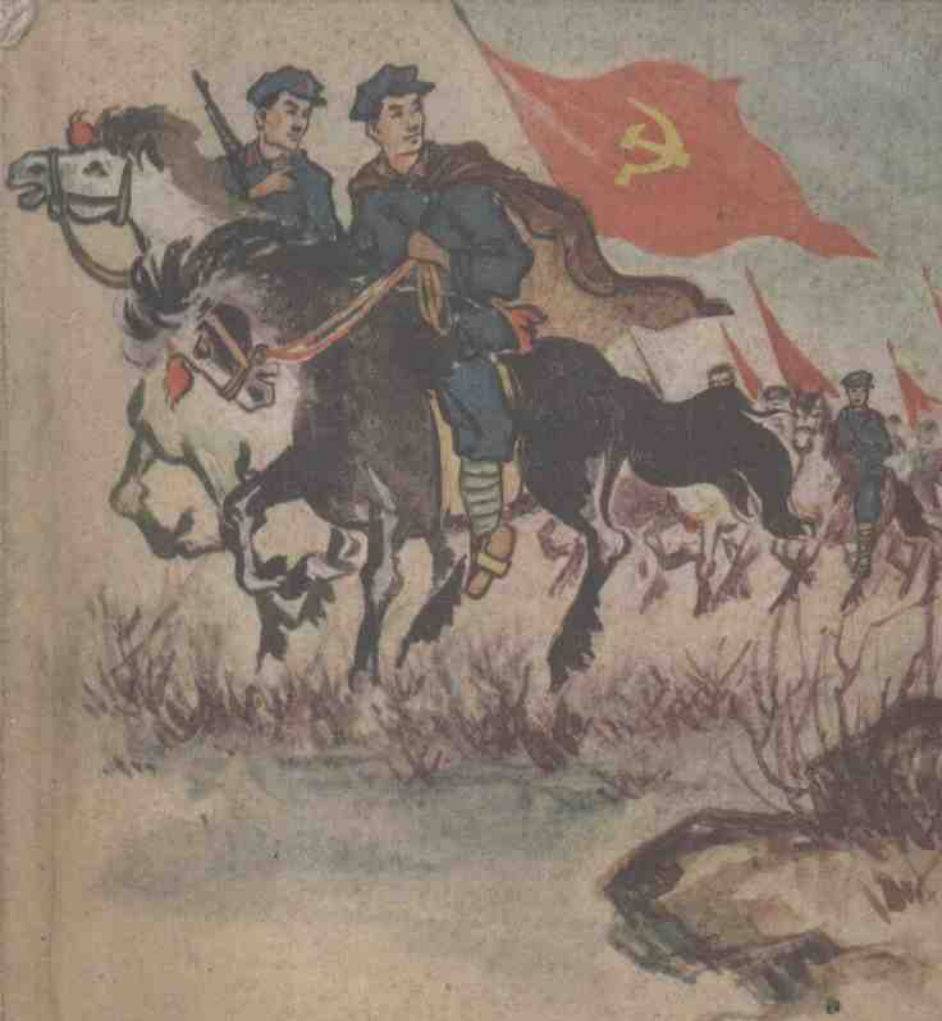




革命斗争故事选编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编印

1961年10月

發揚革命傳統
爭取更大光榮

毛澤東

目 录

两条半枪闹革命.....	1
附：《这是一间囚室》.....	4
铁窗难锁钢铁心.....	9
转战白山黑水之间.....	14
将军做棉衣.....	25
x x x	
红色娘子军.....	29
风起磐石.....	48
延安求学的第一课.....	58
x x x	
万“苦”流芳.....	68
赶队.....	72
在敌后收抄整风文献.....	76
x x x	
一杯青稞麦过草地.....	81
一袋干粮.....	86
南岛兵工厂.....	90
九两小米.....	96
土坦克.....	99
南泥湾屯垦回忆片断.....	104
鞋.....	112
班长贾士奎.....	117
药的故事.....	124

两条半枪鬧革命

——方志敏的故事

邵式平

南昌起义后，1927年底，赣东北地区，弋阳、横峰两县的农民，在方志敏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下，也高举起武装起义的红旗。

当时，农民的起义队伍，名义上是“五路纵队”，但五路当中，三路各有一条枪，其中还有一条枪枪管被截去半段，其余两路一条枪也没有，使用的武器是梭标。就这样和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个多月。

到了1928年5、6月，敌人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在磨盘山。当地的反动派，明里不敢反对我们，暗地给敌人通消息。所以，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整天跟敌人兜圈子，紧张得白天吃不上饭，晚上不能睡觉。这时，有些人流露出动摇情绪，主张把队伍散开，把枪埋在地下；有的人主张转移到活动地区。就在这个时候，方志敏同志决定召开弋阳、横峰两县干部会议来解决。方志敏同志担任会议主席，他反对逃跑和到外地去的做法。他说：

“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如果我们在困难时候就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共患难共生死，我们是要和群众一起坚决斗争下去的。”接着方志敏同志详细的分析了情况，他说：

“我们还没有正式和敌人交过手，而现在敌人兵力很分散，群众又不支持他们，真的打起来，不见得就打不过他们。至于敌

人消息灵通，紧紧跟着我們轉，那是因为根据地里还有反动派存在，我們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再說，在万不得已时，要轉移陣地，那也得事先有个布置，在新地区做好群众工作。万一仗打不贏，可以按照布置好的步骤轉移。”

听了方志敏同志的具体分析，主張坚持斗争的空气濃厚起来，同志們充滿了新的信心，一致做着打的准备。接着，我們都来着手研究敌情，当时包圍我們的是敌人一个主力团和地方部队靖卫团，凡是向我中心地区和工作巩固地区进剿的，都是敌人主力部队；我工作較為薄弱的地方，則由地方靖卫团进剿。根据这个情况，我們选定了弋阳这一路的靖卫团，因为这路最为群众痛恨，群众曾經要求我們打它，打它可以把广大群众爭取过来。

打击的目标确定了，接着又研究分工。当时我們总共有四十六条枪（是起义后打仗时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分了六条給方志敏同志，他亲自負責去镇压反动派的气焰。其余四十条枪，交給我帶領人去打敌人。

那时，我們部队番号是“土地革命軍第二軍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連长是胡德珍同志。当晚，部队下山来，天还下着雨，頂着雨走到天亮。我先到金鷄山等着部队，却不見部队到来。原来这时部队还没有传达这次會議精神，士气很不好；同时，战士們看到这山光秃秃的，沒有掩蔽的地方，都停在山脚下，不敢上来。

待我知道部队已到后，就跑去动員，把會議上的决定向大家一說，战士們的情緒頓時振奋起来。可是，我的話还没有講完，敌人就来了。

我們隱蔽在竹林子里，从高处望下去，十多里地一片火光。敌人从过港埠出来一个連，驅逼着根据地內一万多反水农民，一路燒杀而来。群众扶老携幼，滿山遍野的乱逃。眼看着敌人从我們眼前追过去，我們这支队伍，就繞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的杀

了出来，一下子把靖卫团一个连冲垮，上万的反水农民，更乱了营。敌人转过身子，朝来路奔逃。后面人手中梭标，戳到前面人的屁股上，前面人就杀猪似的喊叫起来：

“红军同志，我们是被抓来的！”

一瞬间，被敌人追赶的群众，也都回过身来，替我们助战。四周山头上，插满了红旗，一片喊杀声，弄得敌人也摸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

敌人朝来路溃退，我们兴奋的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一气追了五十里才停止。

这一仗，震动了整个弋阳城，都以为红军要去攻城。城内乱成一团，伪县长怕的要死，闻风就从南城門逃了。城里许多人挤着要过浮桥，人太多，有些被挤落在河里淹死。可惜我们当时不知道城内情况，只是在城外向城内打了几排枪就走了。

继金鹅山战斗之后，我们又接连在樟树墩和胡家墩打了两次伏击战，都得到了胜利。

坚持斗争的方针胜利了，我们这支红军便在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成为红十军的基础。

这就是后来说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

〔摘自《红旗飘飘》第三期〕

注：方志敏同志，是弋阳县人，1920年就从事革命活动。是党中央委员，赣东北省苏维埃主席、红军十军团的领导者。1935年1月2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所俘，同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杀害了他。

附：這是一間囚室

方志敏遺作

這間囚室，四壁都是用白紙裱糊過，雖過時已久，裱紙變了黯黃色，有幾處漏雨的地方，並起了土塊的黑色斑點；但有日光照射進來，或是強光的電燈亮了，這室內卻顯得潔白耀目。對天空開了兩道玻璃窗，光線空氣都不算壞。對准窗子，在室中靠面壁，放着一張黑漆色長方書桌，桌上擺了幾本厚書和墨盒茶盅。桌邊放着一把鋸短了腳的矮竹椅，挨着竹椅背後，就是一張鉄床，床上鋪着灰色軍毯，一床粗布棉被，折迭了三層，整齊的擺在床的里沿。在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未蓋的白木箱擺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張開着口，承受這室內囚人每日排泄下來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處，放着一只藍瓷的痰盂，它象與馬桶比賽似的，也是日夜張開着口，承受室內囚人吐出來的痰涕與丟下去的桔皮、蔗渣和紙屑。驟然跑進這間房來，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觀的白木箱，以及坐在桌邊那個釘着鉄鍊、一望而知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會認為這不是一間囚室，而是一間書室了。

的確，就是關在這室內的祥松，也認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讀書時所住的校舍的房間要好一些。

這是看守所优待室的一間房。這看守所分為兩部，一部分是优待号，一部分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者是有資產的人們，他們因各種原因犯了各種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處罰，而他們平日過的生活以及他們的體體，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樣的待遇；把他們也關到普通号里去，不要一天二天，說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那是万万要不得之事，故特辟

优待号讓他們住着，无非是期望着他們赶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說优待号是監獄，或者不如說是休養所，較為恰切些，不過是不能自由出入罷了。比較那潮濕的普通号來，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潔寬敞，心里果不免要發生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之感。

因為祥松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犯，官厅為了迅速改變他原來的主義信仰，才將他從普通号搬到优待号來。

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個同伴同住，談談講講也頗覺容易過日，現在是孤零一人，整日坐在这囚室內，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會抽煙，也不會喝酒，想借煙來散悶，酒來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懷一切的，只有讀書。他從同号的難友處借了不少的書來，他原是愛讀書的人，一有足够的書給他看看讀讀，就是他腳上釘着的十斤重的鐵鐐，也不覺得它怎樣沉重壓腳了，尤其現在，書好像是醫生手里止痛的嗎啡針，他一看起書來，看到津津有味之處，把他精神上的愁悶與肉体上的痛苦都麻痺地忘却了。

到底他的腦力有限，接連看了幾個鐘頭的書，頭就會一陣一陣的漲痛起來。他將一雙肘節放在桌上，用兩掌抱住漲痛的頭，還是照舊看下去，一面咬緊牙關自語：“盡你痛！痛！再痛！腦沖血，暈死去罷！”直到腦痛十分厲害了，不能再耐的時候，才丟下書來，在桌邊站立起來。或是向鐵床上一倒，四肢攤開伸直，閉上眼睛養養神；或是在室內從里面走到外面，又從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又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麼一小塊沉悶的雨天出神；也順便望望圍牆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綠葉的柳樹，他一看到那一簇濃綠的柳葉，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樹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風吹拂中，長出艷綠的嫩葉來了——他從這裡似乎得到一點兒春意。

他每天都是這般不變樣地生活着。

今天，在換班的看守推開門來望望他——換班交代最重要的囚人——的時候，却看到祥松沒有看書，也沒有踱步，他坐在桌邊，用左手撐住頭，右手執着筆，就紙上邊寫邊想。祥松似乎有什麼感觸，要把它寫出來。他在寫些什麼呢？啊！他在寫着一封給朋友們的信。

親愛的朋友們：

我終於被俘入獄了。

關於我被俘入獄的情形，你們在報紙上可以看到，知道大概，我不必說了。我在被俘以後，經過繩子的綁縛，經過釘上粗重的腳鐐，經過無數次的拍照，經過裝甲車的押解，經過幾次群眾會上的示眾，以及關入籠子里，這些都象放映電影一般，一幕一幕的過去。我死也不願再回憶那些過去的事情了。回憶，只能增加我的苦惱！我不願將我在獄中的生活告訴你們。朋友，無論誰入了獄，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當然更甚，所以不能告訴你們一點什麼好的新聞。我今天想告訴你們的，却是另外一個比較緊要的問題，即是關於我愛中國、拯救中國的問題，你們或者高興聽一聽我講這個問題罷。

我自從入獄後，有許多人來看我，他們為什麼來看我，大概懷着到動物園里去看一只新奇的動物一樣的好奇心吧！他們背後怎樣評論我，我不能知道，而且也不一定要知道。就他們當面對我講的話，他們都承認我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們認為我只顧到工農階級的利益，忽視了民族的利益，好象我並不是熱心愛中國、愛民族的人。朋友，這是真實的話嗎？工農階級的利益，會是与民族的利益衝突嗎？不，絕不是的。真正為工農階級謀解放的人，正是為民族謀解放的人。不愛中國，不愛民族，那簡直是對我一生天大的冤枉了。

朋友，我的話說得太囉嗦厭煩了吧！好，我只說下面几句。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爱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谋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熾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在危难中的中国呼喊。

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决心，总是日夜祈祷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我生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在我坐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真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缩，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之手！

你们挚诚的祥松 五月二日写于囚室。

囚人祥松将上信写好了，又从头到尾仔细修改了一次，自以为没有什么大毛病了，将它折好，套入一个大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寄送不知真名的朋友们鈞启”。这封信，他知道是无法寄邮的，他拉开书桌的抽屉，将信放在里面，然后拖起那带了铁镣的脚，叮叮当当走到他的铁床边就倒下去睡了。

他往日的睡，总是做着许多恶梦，今晚他或者能安睡一夜吧！我们盼望他能够安睡，不做一点梦，或者做个好梦。



1953年，組織上批准我去北京休養，在休養期間，為了搜集志敏同志在大革命時期的作品以及其他遺稿，曾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有關圖書館和革命歷史博物館，進行了細致的查詢工作。在上海，碰到一位同志，當我和他談起志敏同志遺著《可愛的中國》時，據他說，志敏尚有一部分未發表過的油印文稿，曾在某處看到過。我當時十分高興！經再三查詢，終於找到了，那是現在發表的這一篇。此外，還找到了志敏同志的一些詩篇。

這篇遺作，是用第三者的語氣寫的。其中“祥松”，系志敏同志以前曾經用過的化名。因為他在獄中，處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下，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躲過敵人的注意，用化名更方便些。

據我所知，志敏原與曹仰山等三人同被押在普通號牢房。後來敵人妄想勸誘志敏投降，才把他移到“優待號”來。讀了這篇文章，我深深感到：不管敵人用怎樣“舒適的”生活條件，或者以金錢、官職、美女，企圖腐化志敏同志，但絲毫也不能動搖他的堅強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巧妙地利用了使敵人給予他的“優厚待遇”，領導同難進行了各種鬥爭，并用革命的真理去分化、感召偽看守所的下級工作人員，還為黨和人民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文章和詩篇。此外，他還抓緊一點一滴的時間，在生死關頭，進行刻苦的學習。

提起志敏同志的學習精神，使我萬分感動。他在不自由的監獄里，還那樣緊張的學習；而我們處在這陽光燦爛的社會主義的今天，還有時放鬆學習。想起來，應該是慚愧汗流。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地學習呢！

繆敏附志 1960.7.

〔原載《中國青年》〕

鐵窗難鎖鋼鐵心

——“王若飛在獄中”片斷

楊 植 霖

冬天來了。塞外的天氣，經常在零下二十幾度。牢房裏沒有生火，晚上睡的是冷炕，難友們都被凍的死去活來。尤其是帶腳鐐的難友，因為怕帶上鐐，褲子穿不上，早把褲子齊襠撕開，用繩子結着，這樣，褲襠裏就成了過風洞，寒氣入侵，從肚皮冷上心尖，真不好受。

每天兩餐，照例是小米飯。裏面沙子、老鼠屎甚么都有。當日吃不完，就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吃不完，又留到第三天、第四天……以至十天二十天。小菜根本談不到。難友們最需要的是鹽，連指頭大的一小塊醃菜，都成為稀世之寶。

每逢開飯時，難友們早端着大碗，迎在門口。鐵門上的大鎖一開，飯桶往地上一放，送飯的人大喊一聲：“挖！”一二分鐘裏，自己估量一下，能吃多少，一碗挖下。少挖沒事，多挖了吃不完就要受罰。難友們寧肯少吃，不願受罰，所以經常餓着肚子。

寒冷、飢餓、疫病，折磨着每個人，死亡的陰影時刻跟隨着我們。有很多難友，常常是今天還可走動，明天突然一場小病，就奪去了生命，被拖着腿拉了出去。

這樣惡劣的生活環境，給土生土長的人，已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對於一個出生在南方的人來說，就更加可怕了。我們常常耽心若飛同志的健康，每逢見到他，總要問問他：“你近來的身體怎樣？能適應這裡的生活嗎？”

若飞同志总是生气勃勃地说：

“生活就是战斗。在这人間地獄里，我們要以加倍的勇气进行战斗。敌人要摧殘我們的身體，我們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必須征服恶劣的生活条件，必須和死亡作斗争！”

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接着，又严肃地说：

“当然，生活在地獄里，还要談保护身体，显然是矛盾的。可是，我們是革命者，整个旧世界都要把它打得粉碎，创造一个新世界，难道我們就不能征服这恶劣的生活环境嗎？当然，我們不能依靠敌人的賜予，要战斗，用自己的力量去創造条件！”

他向我們指出：要在監獄里有个好身体，必須从四个方面去注意：最低限度的营养；促进生活力的阳光；必需的新鮮空气；很好的血液循环。他是以頑强的精神，来克服困难，創造生活条件的。

因为他是南方人，首先碰到的是吃飯問題。綏远一带人民常吃食物，如莜面（燕麦面）、小米、山药等，过去从来沒吃过，現在，成了主食，非吃不行。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自买一点盐、醋、花椒、姜等佐料，調进去吃；另一种办法是：把小米飯放到大碗里，揉成面团，再捏成小薄片，加点盐醋，用开水冲下。难友們說这是“片儿湯”，他向难友們开玩笑說：这是他的“养命湯”！他用很多办法克服了不习惯吃小米的問題。

和严寒作斗争，更表现出他的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他进監獄时，只带来了一件羊皮大衣。后来，听说狗皮能防潮，又請舅父給买了一件狗皮褥子。但光靠这些，要在塞外——尤其在这不生火的冰窖里过冬，是不行的。他主要的还是靠鍛炼。旁的难友，还可以要求做苦工，去活动活动身体，他是共产党员，又是未决犯，連作工也不准。沒奈何，他就自編一套“室内体操”，在牢房里进行練習。不管是风雪交加的夜里，还是冷气刺肤的早晨，他都坚持着，伸腿、弯腰、曲臂、轉动，直到滿身大汗为止。就

是不能跳跃，因为房子太低，一跳就会碰到屋顶上。另外，就是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直擦到皮肤发红为止。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度过了无数个严寒的冬天。

因为长期囚在斗室里，不见阳光，若飞同志有了关节炎。这是坐牢的人最容易患的病。得了关节炎的人，因为骨软无力，走动不便，敌人不怕他们越狱逃走，所以允许他们出来晒太阳。他们要直晒到双腿发肿，又消散了，才能见效。若飞同志有了关节炎，也要求出来晒太阳，监狱当局很为难：让他出来吧，又怕他宣传共产主义，不让他出来吧，又说不出理由。最后只有答应了，但有一条：不能宣传共产主义。

若飞同志出了牢房，带了《孟子》，当作枕头，躺在重病犯人中，袒着胸脯，晒着太阳；过一会，再转过身去，晒着背后和全身。他一边晒太阳，一边望了望周围的难友，看见他们默默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他知道这些人，各有各的苦处，各有各的困难，就想法解除他们思想上的问题，鼓舞他们生活的勇气。

他望着身旁的一个蒙族难友，有意识地說：

“瞧这太阳多好啊！热烘烘的，火辣辣的，真能医治百病啊！草原上的太阳，比这更美啊！”

那个蒙族难友抬起头来，眼里射出火花，紧紧盯着他：“啊，黄先生，你到过草原吗？”

“到过，真是好地方！我还想再去呢！”

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都活跃起来。一个无期徒刑的难友，带着敬意问他：

“黄先生，听说你的官司很严重，你怎么总是乐呵呵地，一点也不发愁？”

“我干的事，不是发愁的事。至于能不能熬出牢门，愁有甚么用！把自己愁坏了，就是出去，也成了废物，那不更坏吗？”

一个中年的难友说：



“我真佩服你，你为甚么那么胆大！可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这样硬上，有甚么好处？”

“我胆大，是因为我做的事光明正大。我给千万人办事，千万人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要是向敌人屈服了，人们就会扔掉我。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千万人唾弃，那活着有甚么意思？”

一个上年纪的难友说：

“我有一件事弄不懂：你打官司时，罵国民党，罵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也不怕，豁出一条命，真够条好汉子；可是，坐在牢里，还天天练操，那样爱惜身体，又好像很爱护自己的身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若飞同志听见问得有趣，就呵呵地笑起来。他说：

“这很简单，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要损坏我们的真理，我必须拚命保护我们的真理；我爱护身体，是因为有了健壮的身体，

才能更有力地卫护我們的真理。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沒有我自己的东西。”

“如果反动派明天杀了你，你今天的爱护身体不是白搭了嗎？”

“敌人就是下一刻鐘杀我，我下一刻鐘还要爱护身体。我活在上，不是为敌人活着，是为我們的事业活着。不是等着被敌人杀掉，而是要杀敌人。我們和他們是死对头。我們为甚么要按他的要求办事呢？”

那个蒙族难友一直默默地听着。听到这里，他忽然插了进来：

“黄先生，你的道理說得真透。我們整天愁眉不展，不是在自己杀自己嗎？黄先生，你的話真把我的心眼撥亮了，我們一定要想法活下去！”

那个被判无期徒刑的难友說：

“我本来想，象我这样，怕熬不出去了。常想过一天，算一天吧，咱还有甚么指望。听了你的話，我也得振作起来，不能等死。”

很多难友听了若飞同志的話，都向他学习。有的学他的“养命湯”，食量增加了；也有人学他做“室内体操”，健康好轉了。如果再碰到有人愁眉苦臉，旁人就会說：“你还有甚么愁的，怎么不学学人家黄先生！”……

.....

若飞同志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战胜了牢獄里恶劣的生活环境，赢得了健康。同时，也鼓舞和帮助难友和同志們获得了胜利。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斗争热情，他写了一篇游戏式的短文——“生活在微笑！”他用鋒利的笔調，描写了难友們生活斗争得胜的情景；指出：生活里充滿了斗争；热烈地歌颂了难友們的斗争热情，他指出：生活不是枯萎，而在向我們微笑！在文章的最后，他以振奋人心的两句詩結尾：

死里逃生唯斗争，

鉄窗难鎖鋼鉄心！

〔选自《王若飞在獄中》〕

轉战白山黑水之間

——楊靖宇將軍革命鬥爭故事

張 麟

1940年2月。警戒森严的蒙江县城內，到处堆积着深雪，一串日寇“讨伐队”的軍用汽車，开到了一所医院門口，两个伪軍从汽車上抬下一具尸体，直奔手术室。一个日寇高級軍官象一只被打伤的狼，向医生吼叫着：

“立刻解剖，我要看看他肚子里有什么特別东西！”

医生們带着惊讶的神色，破开了死者的腹部。檢查化驗了死者的腸胃，沒找出一粒粮食，仅有的一点东西是树皮和草根。看来，这人死前已經好几天沒有吃粮食了。

日寇軍官拍着桌子，咬牙切齿的說：

“算他是中国的一条好汉！”一个大胆的护士，偷偷問一个伪軍：

“死的那人是誰？”

“楊靖宇，抗日联軍的总司令。”伪軍哭喪着臉說。他又說：

“我們在森林里追了一个多月，日本人說，抓住活的，賞十萬大洋，我們……”

在場的中国医生，慢慢地低下头去，流出了眼泪……。

楊靖宇，这位偉大的革命战士，抗日民族英雄，生于1905年旧历正月初十。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参加共产党。他是1926年豫南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敗之后，在河南、上海、东北等地，做过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曾任滿洲反日同盟会总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